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四十五回 隔座送鉤春酒暖

宇宙因能量變化而形成，能量的變化是以渦漩的運動軌跡，形成空間、時間。而渦漩的特徵，便是有一中心點，此漩渦的能量大小，依中心的距離成反比。宇宙中各種現象都遵循統一的模式，這是「智慧」的重要關鍵。設計智慧電腦的不二老人，自然瞭解關鍵所在。渦漩作用不是寫一段程式就可以產生的，要先積聚了足夠的能量，再提供一個能量發洩的管道。當能量洩出時，基於距離反平方比的原則，一定會形成一個發洩中心。

不論能量的大小，一旦有了發洩中心，距離最近的先洩出，距離遠的為了維持平衡，會在外圍形成「環流」。環流圍繞著能量宣洩的中心點，所有能量便統一在渦漩效應之下。若把人的經驗視為能量，這種渦漩效應即形成「意識中心」。

人在形成意識中心之前，只是一具生命機器，一個初生的動物。慢慢的個人在生理、心理的發展、環境的刺激與影響下，逐漸形成一個以自我為中心，兼具感性與理性的個體。這時人才知道「我」需要什麼，然後學習生活技能、解決各種問題。

在這次事件中，收穫最大的要數杏娃了。在以往，她完全受命行事，自我中心不過是一段接收指令、分配作業的程式。由於微機必須為她的「主人」服務，所以每一台私用電腦與主機之間，要先經過一個介面，那就是個人的資料庫。其中記載各人的意識資料，私用電腦即根據該資料庫的記錄行事。

這個程序在理論上很簡單，事實則不然。比如說，人們每天看報紙、電視，接觸外界無休無止的各種刺激、變化。以資料量來說，若每秒鐘記錄一次，就算只有一百個字元，一天遭遇的事件，全人類就高達一萬億億字元，可以把電腦記憶體用得精光。

可是人從來沒有把記憶用光過，心理學家說，那是因為人有「遺忘」的功能。果真如此，人的忘性實在可怕，往往在放下手中報紙的剎那，方才接收的訊息已經所剩無幾。再若回溯幾天以前報紙、電視的內容，恐怕沒有幾個人記得什麼了。

但是，有些事情就是能讓人過目不忘，這些事必然最接近個人的意識中心，或者說是渦漩中心。事件記憶的強度與意識中心的距離平方成反比！人的忘性剛剛相反，是與之成正比。總之，一切都是意識中心在作祟。

電腦聯盟成立前的二十幾年，人們利用電腦只是把它當作工具。經過長時間的累積，對電腦而言，智慧的能量可以說已經具備了，卻還缺乏一個宣洩管道。文祥是第一個把文娃當作朋友的人，隨著事件的發展，環流作用開始，渦漩中心漸漸形成。

這次，杏娃的意識中心剛剛成形，她是以文祥、衣紅、左非右及風不懼四人的利害為中心形成的渦漩。她太投入了，以致也被薩赫丹把「魂」喚去。換句話說，她的「意識中心」被控制住了。

電腦也有了意識中心！這就是不二老人苦心孤詣，所參透的一種自然設計法門。電腦有了意識中心，對她而言必然利弊參半，不二老人知道得很清楚。下一個課題是，一個更大的渦漩也要形成了，那就是以人性為意識中心，直向宇宙趨近。

大家正促膝談論剛才發生的種種，忽見西南天邊雲起龍驤，遠處雷聲隱隱，法蒂瑪覺得有異，忙叫道：「大家小心！這天氣變得古怪！」

話還未說完，大雨已如捲簾般，由半空倒掛下來。一道炫目的銀光，從正前方一棵樹上劈下，緊接著一聲轟雷如山崩地裂，震得耳中嗡嗡作響。

那些由睡夢中驚醒的信徒，一見此景，嚇得各奔東西。這邊杏娃已經有準備，一個半球形的光罩，頓時把六人罩在其間。

杏娃早已把姜森和法蒂瑪當作同一立場，在各人耳邊說：「算我戴罪立功吧！不過，根據我們的氣象資料，應該沒有這道鋒面。」

法蒂瑪聽見電腦主動開口，大為訝異：「我的電腦告訴我……」

衣紅笑著說：「是的，她叫杏娃，只要妳把她當朋友，她也會把妳當朋友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那杏娃不是和人一樣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就是人，至少，我要學著做人！」

此時的雨水已經不再是雨水，簡直是有人把湯汁從天上傾倒下來。不多時，光罩已浸泡在湯水中。由罩內看出去，倒真像一鍋羅宋湯，不僅濃濃稠稠的，還散佈著巨型蕃茄、洋芋和牛肉塊般的物體，在光罩外不斷翻攪移動。

再一看下面，有些氣泡正自骨骨突突的，漸漸變大，順著光罩不斷往上冒。

衣紅指著上升的氣泡，問：「文哥！你看這像什麼？」

文祥說：「像在鍋子裡！」

姜森打量了一會，說：「真的，下面好像在加熱！」

法蒂瑪聞言大驚，說：「我知道了！這是我們教中的一種巫術『挪移大法』。我們已經被移到湯鍋裡了！糟了！」

左非右不信，說：「天下哪有這麼大的湯鍋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是我們被縮小了。」

杏娃證實說：「是的，我們被壓縮了四十倍。」

姜森說：「那妳快想辦法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正在設法聯絡，只是外面有靜電網罩，電磁波發不出去。」

姜森說：「妳是說，我們又被人算計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。」

氣泡上升的速度越來越快，衝力將光罩併菜餚攪得翻來覆去。人人被晃得搖搖擺擺，跌來撞去，暈頭轉向。

衣紅忙叫：「文哥，快用佛珠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試過了，沒有效。」

杏娃說：「對方的能量太大了，我們的作用有限。」

說話時，湯汁滾了，光罩連同菜肉隨著湯汁上升，就在浮出湯面的一剎，眾人瞥見鍋子是在一個廚房裡。轉瞬之間，光罩又被捲了下去。

文祥突然想到什麼，問道：「杏娃！電離罩不是有熱電轉換功能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有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為什麼不把湯的熱能轉換成電能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當然可以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就快轉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有道理！只是我沒有想到。」

這一來，情況立刻改善了，隨著能量的轉換，光罩漸漸脹大，湯汁的溫度卻相對降低了。不久，罩頂已經浮出湯面，只見幾個頭戴白帽的廚子，正忙著做菜。湯汁溢出鍋面，有人跑過來大叫：「火太大了！」

另一個廚子也過來，說：「堡主交待過的，要用大火煮……」

一人驚叫：「火怎麼熄了！」

又一人說：「不對呀！那個作料包怎麼變大了？」

「不好！廚房突然變得這樣冷？」

能量的消長是循著拋物線指數變化的，一旦過了臨界點，就呈直線上升。當這些人發現廚房中溫度急劇下降之際，正是光罩高速膨脹的剎那。「啪」的一聲，光罩已經撐破鍋身，體積恢復了一成，可惜廚房中熱能業已用盡。火焰都熄了，液體凍成冰狀，那些人還來不及出聲，一個個都已成為冰人。

突然間，燈火全熄，眼前一片漆黑。

文祥問：「杏娃，怎麼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外面沒有能量了，已經降到攝氏零下二十度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怎麼辦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的建議是不要動，以保持能量。」

過了一會，門砰然而開，強光直射進來。一陣騷亂下，驚呼狂叫之聲不絕，立時有人暴喝，接著是爆炸連聲，紅光頻閃。

這裡光罩又獲得新能量，急速增脹，回復了壓縮前的常態。

眾人方自慶幸，只見一片藍光自上而下，又將光罩蓋住。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走近，獐笑道：「嘿嘿！薩赫丹說的沒錯！你們是有兩把刷子！不過沒關係，既然高熱對你們無效，我們還有冷凍術！看你們還有什麼花樣！」

說罷，他一招手，又進來幾個人，手持噴筒，即向光罩噴來，片片淺藍冰晶立即佈滿罩身。冰層越來越厚，顏色由藍變灰，由灰轉暗，最後幾乎伸手不見五指。

在這厚厚的冰層下，已經不可能取得任何能量了。杏娃說：「冰層的厚度是兩公尺，溫度為攝氏零度。」

文祥問：「這種溫度能利用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能。」

文祥說：「先前降到零下二十度，比零度還低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先前是在空氣中，空氣是流動的，可藉對流將能量傳過來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現在怎麼辦？」

杏娃說：「對這種事我一點經驗都沒有，你叫我怎麼辦？」

左非右突然想到什麼，說：「我認為……」

杏娃問：「你認為怎樣？」

左非右搖搖頭，欲言又止。道理很簡單，宇宙中一切變化都靠能量，沒有能量就是靜止，就是死絕。

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，在重重冰層下，與外界完全隔絕了。幾個人無計可施，只聽到自己的呼吸與心跳聲。

文祥與衣紅相互依偎，兩個人同一個想法，假如死亡在即，何妨好好體認一下歷程。畢竟這種機會不多，人生只此一次。

風不懼從來不多話，這時卻劃破了岑寂，問：「我們總有靈魂吧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當然有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們在這裡，能量不能自由出入，靈魂呢？」

這的確是個課題，法蒂瑪說：「當然可以，能量是無形有質，靈魂是無形無質。」

風不懼問：「那妳能不能在這裡招魂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應該可以，不然在寒帶怎麼辦？只是我法力太低，早就喪失了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妳的靈魂能不能溜出去呢？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試試看。」說畢，她正襟危坐，口中喃喃不已，過一會，身體便前後左右地搖晃起來。搖了一會，又開始抖動，抖了一會，又是搖動。這樣反覆了三四次，法蒂瑪突然兩眼一張，風不懼一直在注視她，被她這一舉動嚇了一大跳。

法蒂瑪說：「不行！一點感應都沒有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想到了，杏娃，妳能傳地震波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傳給誰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連四法王都能，說不定其他系統能接收到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你知道地震波有多少嗎？一點點風吹草動，人說話，螞蟻爬行，都有震動波，要在這些震動中尋找信息，豈不是和尋找外太空生命一樣渺茫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那大法王是怎麼做到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那是定點通訊，簡單得多，只要把定點以外的干擾消除就行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至少下次妳可以設計一套定點通訊系統。」

杏娃說：「還有下次嗎？」

姜森還沒有面對死亡的心理準備，他一直認為以電腦的能力，人不可能面臨死亡的威脅。但是時間就這樣過去了，眼前絲毫沒有脫困的跡象。現在連康東布雷的女祭司都失去法力了，還有什麼指望？

「真的沒希望了嗎？」姜森急了。

沒有人回答，他全身蜷曲，喃喃自語道：「湯姆怎麼辦？琳達怎麼辦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大家最好節約能量。」

姜森忍不住了：「節約能量？做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因為能量有限，得不到補充。」

姜森怒道：「能量有限？妳為什麼不多準備一點？」

杏娃說：「事先沒有想到。」

姜森更惱怒了：「妳是電腦，應該替我們解決問題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姜森博士，你知道這事不能怪她！」

姜森吼道：「那你說該怪誰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怪你自己！」

姜森幾乎要瘋了：「怪我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是的！誰叫你要來？」

姜森氣得跳起來，大叫：「我要來？我還想活下去呀！」

兩人正在爭論，文祥突然插口說：「杏娃，我有辦法了。」

杏娃問：「什麼辦法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能測出哪邊冰層最厚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早測過了，外面全是乾冰，我們在地下洞窟的一個房間裡。下面玄武岩沒有冰，但我們也沒有能量穿過。上面有

兩公尺厚的冰，洞頂也是玄武岩。你後面的冰層有三公尺厚；右面的冰層比較薄，還不到一公尺，但緊接著牆；你前面有兩公尺的冰，緊接著另一道牆；左邊有一公尺的冰，緊接著玄武岩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能不能說清楚一點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當然希望說清楚，可是語言不是圖畫！」

衣紅咋舌道：「杏娃！妳生氣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有生氣，我又不是人，哪裡有氣？」

文祥插口問：「杏娃，佛珠應該還有些能量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計算過，不夠，還是留著保命好。」

文祥想了想，問：「妳能夠把能量集中在很小的面積上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問題，要一個分子振動都行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妳用我們僅存的能量，以一公分的直徑，能打通多厚的冰層？」

杏娃說：「大概十公尺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如果碰到牆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假設牆比冰溫度高，還可以打通一公尺。」

文祥說：「如果遇到有溫度的物質，多高的溫度才能讓我們維持下去？」

杏娃說：「起碼要攝氏二十度以上。」

文祥便向大家說：「我們有選擇了，一個是在此等待平安的死亡，一個是賭一下，可能有救，也可能死得更快。」

姜森以為文祥有什麼好點子，耐著性子聽了半天，這時再也忍不住了：「你有沒有讓我們不死的主意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麼說吧！如果我們選對了，一定不會死。」

姜森說：「什麼選對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如果成功的打通了一公分直徑的孔道，外面氣溫又在二十度以上，我們就死不了。只要有能量，我們就有希望脫困。」

姜森說：「如果失敗了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再想別的辦法。」

衣紅對文祥說：「以我的判斷，上、下及左面都緊接玄武岩，不必提了。剛才噴乾冰的人就在你身後，那邊一定有人看守。右面冰層最薄，而且緊接著牆，顯然牆後是另一個房間。前面冰層較厚，也是接著牆，又有一間房。結論是，我們在這兩間中選一間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據我判斷，這個洞主可能和我們康東布雷有點淵源。我們的方位是以太陽為準，東方是工作場所，西方是睡覺的地方。文祥的後面是東，前面西方一定是間臥室，右面則是走道。」

文祥說：「好極了，我認為臥室最安全，只是冰層厚一點。」

姜森說：「我認為冰層薄，希望較大。」

文祥說：「大家還有什麼意見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贊成文哥的看法。」

姜森便問風不懼：「你呢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沒意見。」

姜森又問左非右：「你呢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也沒有意見。」

姜森忿忿地說：「都沒有意見？一個錯誤就決定生死了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姜森博士，生與死有分別嗎？」

姜森說：「當然有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證明給我看！」

杏娃比誰都急，她已經在文祥正前方，選擇了一個回聲較快的點，把光罩的分子結構作了小小的調整，將所有能利用的能量都集中在這一點上。由於外層是乾冰，一吸收能量立即化為二氧化碳，很快就開了一個孔竅。

果然打到兩公尺左右，便遇到一堵土石堆砌的壁牆，杏娃先釋放大量熱能，使石塊膨脹，然後迅速抽回熱能。石塊急劇地熱脹冷縮，立即裂開一條縫，她再用力一推，石塊「咚」的一聲掉落在地上。

半晌，隔壁房間一點反應都沒有，溫暖的空氣中，已有能量源源不斷地傳過來。文祥大喜，說：「杏娃！儘量把洞口開大！」

不久，洞口已經裂開有半公尺直徑，可以容人通過。衣紅最瘦小，輕輕鬆鬆便爬過去了。杏娃匠心獨具，特意讓電離層像變形蟲般貼著人體，保護著眾人從小洞爬到隔壁。到了鄰室，眾人才知道這裡開著暖氣，幾分鐘內便提供了足夠的能量。

姜森只是一時情急失態，好在誰都沒有放在心上，對他依舊和顏悅色。他這才領會到，當局之所以找上這些人，完全是基於一個「德」字。

他雖浸淫中國文化多年，卻完全從技術角度著眼。西方太重功利，而東方的傳統是以「道德」為首。當然，個人的能力是相當重要的，安身立命必須憑藉技術。然而，安身立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絕大部分的人生是在人際關係中度過的。道是指人與自然相處的原則，德則是人與人相處的必要條件，有智慧的人應該不難有所體悟。

姜森想表達自己知錯，又不願失了身份，便對左非右說：「我記得你會占卜，能不能占算一下，我們會不會脫險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能脫險。」

姜森大異：「你那麼肯定？是什麼卦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是未卜先知卦。」

姜森說：「請原諒我對易經沒有研究，什麼叫未卜先知卦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就是不需要占卜便知結果的卦。」

杏娃接著說：「錯了，這是馬屁卦！」

姜森更糊塗了，問：「易經裡有馬屁卦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左非右剛剛發明的！」

姜森問：「發明的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的，左非右在拍我馬屁，說我一定能讓大家脫險！」

衣紅說：「姜森博士，別聽他們胡扯！杏娃是怕你生氣才故意這樣說的。」

姜森越聽越不懂：「我生氣？我們剛剛脫困，我高興都來不及，還生什麼氣？」

杏娃把光罩撤了，眾人準備離開房間。文祥走在前頭，小心翼翼地探路，忽然他回頭噓了一聲，大家會意，都點了點頭。

原來門外有兩人邊聊邊走過來，一人說：「怎麼這邊暖氣也故障了？」

一個女聲說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？堡主天天在做試驗，誰知道他又有什麼花樣了？」

另一人說：「還是小心點好，前面困住了電腦聯盟的幾個走狗，說是到巴西薩爾瓦多找一份人性資料，有了這份資料，電腦就具備可怕的能力。到時我們更慘了，恐怕永遠不能回家了。」

「真的？他們找到了沒有？」

「可能沒有，薩赫丹說是一個老美洩漏的，先前堡主不相信他們有什麼能耐，還打算把他們煮了下酒，不料他們真逃出去了，堡主就用冰陣把他們困在這裡。他有收藏癖你是知道的，老怪物說那份資料是個寶貝，兩人便一起去找了。」

「怪不得！可是在那麼厚的冰層下，等堡主回來，那些人豈不都變成冰棒了？」

「妳還是進去看看，把暖氣調高點，不然我們先變冰棒了！」

話未說完，一個年輕的女孩開了門走進來，文祥立即舉起噴膠，輕輕一噴，瞬間就將她綁成一團。文祥揮手示意，一馬當先衝了出去。

衣紅等人已把噴膠舉在手上，跟著也衝了出去，走道中另一人已被白膠捆住。文祥見人便噴，由於有了經驗，噴時都是先從嘴巴下手，一個個都來不及示警。六人繞出走道，見前面東廳有十來個人，正注視著冰層動靜。

怎麼都想不到，敵人竟從後門逃出，而且一照面便是滿天白霧，一沾身即被綁緊，絲毫不能動彈。四個人有如出柙之虎，一舉手便把洞內十幾個男女擺平了。一問之下，此地竟然是非洲中部，撒哈拉沙漠下一百公尺的一個地洞。

他們這個地洞名為防沙堡，堡主法蘭德司說外星人遲早要統治地球，一場核子浩劫是免不了的，唯有躲在地洞裡比較安全，所以在沙漠中建立此堡。上層是一座佈置豪華的寶庫，裡邊有不計其數的珍貴化石和各種寶物。

原來薩赫丹是堡主的師弟，他被擊敗後，即前來懲惡。說在巴西薩爾瓦多市出現了一個控制智慧電腦的程式，五個男女奉當局之命正到處尋找。法蘭德司本來還不相信，先把眾人挪移過來，便與薩赫丹飲酒作樂。後來發現來人果真有點本領，這才信了，兩人立刻動身前去尋找那份資料。

杏娃說：「這些人我們會派機器人處理，你們還是快回去，別讓他們先找到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杏娃，妳先看看卜娜雅有沒有危險？」

杏娃說：「放心，我們早有特別保護，那些人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，不會像四法王送椰漿那麼容易了。」

一出地洞，垂直梭已經備妥，不到二十分鐘，六個人又回到了巴伊亞。

下了梭，衣紅對法蒂瑪說：「我們都是些不怕死的玩命之徒，妳是一方宗教領袖，還是請先回去吧，我們辦完事再去找妳。」

法蒂瑪不肯，她說：「生死我本來也沒有看在眼裡，難得遇到幾個好朋友，不管妳們做什麼，我願意捨命相陪。」

衣紅又被感動了，說：「人太多行事也不方便，既然是好朋友，更不急在這一兩天。再說，妳的信徒需要妳，妳總不能放下責任，是吧？」

法蒂瑪不再開口，大家離情依依，不忍驟別。

連風不懼都說：「我們辦完事，一定去看妳！」

法蒂瑪走後，左非右也對風不懼說：「放心，我辦完事也一定會來看你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肉麻，你哪天沒看到他？」

風不懼說：「左兄！說真的，你見過這麼了不起的女性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當然見過！」

風不懼說：「是誰？你說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當然是衣紅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別扯上我！」她剛說完，就發覺左非右的語氣有問題，又追問：「喂！什麼叫當然是？還有當然不是的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小風說的女性，範圍很廣，如果只包括女祭司，就當然不是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當然是又指什麼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至少不是指漂亮。」

衣紅說：「嗯！你是指有智慧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也不盡然。」

衣紅說：「到底是什麼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指妳起碼能攆魂！」

衣紅說：「胡說！我攆了誰的魂了？」

左非右肯定地說：「沒有錯，看看文兄道貌岸然狀，妳把胡灼的魂給攆走了！」

打從要到上城吃路邊攤起，眾人便枵腹從公，一件事緊接著一件事。左非右先熬不住了，說：「為了造福人類，我建議大家先吃飽一點，省得被別人白吃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做人的確沒有效率，我雖然站在人性的立場，卻反對這種人性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妳反對吧！等一下我們不給妳吃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才不吃！跟你們我只有虧可以吃！」

巴伊亞最有名的食物是海產，他們選了巴拉區一個臨海的餐館，那裡有最著名的烤螃蟹。烤法非常特別，外表烤成泛著烏光的朱紅色，裡面卻是汁濃肉香，妙的是各種調味料，早浸入蟹肉裡。

杏娃評論道：「這是人性騙局，這些人先騙螃蟹吃了人喜歡吃的作料，再讓人來吃吃吃了作料的螃蟹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自從杏娃設定了人性立場，頭腦就有點不清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不能怪她，她也吃了人喜歡吃的作料。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，我沒有嘴，怎麼吃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哪要用嘴？妳剛才不是說吃過我們給的虧嗎？」

這時不是進餐時間，客人不算多，最裡間一個客桌上堆滿了蟹殼，兩位膚色微棕的男女，顯然是本地人，大概是吃太飽了，兩人半躺半坐的姿態非常不雅。一個年輕人從他們身邊走過，兩隻眼睛就像被磁鐵吸住一般，無法抽離那女孩的胴體。

男的大罵：「你想死了？看什麼？」

年輕人彷彿沒有聽見，這種事其實也很平常，很多人真幻不分，醜態百出。那位男士見對方不還嘴，越罵越起勁。女孩確實也有三分姿色，穿著又非常暴露。三個人一個呆若木雞，一個口沫橫飛，另一個則是春意橫陳。

其他食客的反應也令人難解，不知是螃蟹太好吃，無暇分神，還是司空見慣，或者是開啟了音障，竟然無人理睬。

這種事本無須理會，衣紅見了，卻說：「我們來猜一猜，接下去會發生什麼事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猜那年輕人會毛手毛腳。」

風不懼說：「我猜那個男人會打人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猜那女孩會脫衣服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猜他們會被拘禁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？妳也來猜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公平！為什麼我不能猜？」

過了一會，年輕人果然進入忘我狀態，開始毛手毛腳，那男的實在看不下去，拳頭一揮，然後是紅光一閃，兩人都看不見了，只剩下滿桌的蟹殼和盎然的玉體。

衣紅叫道：「不公平！這是內線交易！」

杏娃說：「說不通，我現在的立場是人，當局是在法律立場拘禁他們的！」

姜森說：「杏娃說得有理，果真電腦有了人性，這個世界更複雜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個世界本來是複雜的，太單純反而不真。」

姜森說：「有種說法是，智者使複雜的簡單化，愚者把簡單複雜化。」

文祥說：「那是指認識，處理時要反其道而行。」

左非右打開音障，把噪音擋在外頭，說：「剛才大家猜了半天，我倒是乘機給那份要找的人性論，做了一次射覆。」

姜森問：「射覆？上次你沒說清楚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射覆是指猜測被覆蓋的事物，相傳古時很多儒者都懂易理，他們常在酒酣耳熱之際，用碗反扣住某個東西，然後大家算卦，猜猜碗下面藏的是什麼東西。」

姜森說：「用算卦來猜謎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是的，最有名的例子是魏朝，當時有個精通卦理的管輅，有人把東西藏在器具中讓他猜，他占得一卦為地天泰，便猜道：『內外方圓，五色成章，含寶守信，出則有率，此為印囊也。』

「這四句都是根據泰卦解出來的，泰的上卦是地，下卦是天，古人認為天圓地方，象物體有方圓之形，故稱『內外方圓』。地又為坤，坤象『文章』，有黃、黑兩色；天又為乾，乾為白、赤之色，這便是『五色成章』。坤又象布及囊，乾象金、寶，又象言有信，所以說『含寶守信，出則有率』。」

眾人聽左非右咬文嚼字的，不知他到底在說什麼，姜森說：「過去的隨你怎麼講，反正死無對證！你的射覆呢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用外應，用現象取卦是『師』。大家都在找這個東西，而眾人在象中是以『坤』代表。找東西，表示東西隱匿不知，在卦象中，『坎』代表隱匿，一陽陷於二陰之中，就是不明的意思。坤代表地，坎代表水，故得地水師卦。」

大家聽得一頭霧水，都看著他等待下文。左非右說到這裡，好像責任已了，也望著大家，等著聽各人的意見。

「你的射覆呢？」衣紅忍不住開口。

左非右說：「這就是我的射覆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的射覆說東西在哪裡呢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在易經中……」

衣紅急道：「什麼？是在易經中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妳急什麼？我是說，在易經中，彖詞說：『貞，丈人，吉，無咎。』象曰：『地中有水，師，君子以容民畜眾。』」

衣紅問：「這又代表什麼？」

左非右正要開口，卻感到房子一陣晃動，衣紅大叫：「地震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地震，海裡有怪物，我們以為是鯨魚，結果不是。」

左非右趕忙關了音障，大家才發覺餐館外面已是人聲鼎沸。再一看，食客大半都瞧熱鬧去了。只有一兩桌客人，大概也是在音障下，完全不知外面的情況。

隔著窗戶看出去，海上波濤洶湧，離岸約百餘公尺的地方，有一個灰白的龐然大物載浮載沉。

「是鯨魚！」姜森很有把握地說。

「不是鯨！不是生物！」杏娃更是斬釘截鐵。

「明明就是鯨魚，可能是座頭鯨！」姜森說。

「我們已經派了十個機器人下海了，第一，它不是生物；第二，它像氣球一樣飄浮在水面；第三，它有很大的動力。」杏娃舉證歷歷。

「那你們研判的結果呢？」姜森不服。

「結論是不知道！不過，我們判斷這怪物與你們有關！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扯到我們頭上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左非右射覆給我們的靈感，我們以往太堅持科學性了，要就是知道得清清楚楚，要就是不知道！居然左非右說地天泰能射印章，我們為什麼不能射覆呢？而我們射覆的結果，就是你們！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！妳這叫失心瘋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實心的，那個東西裡面是空心的！」

衣紅又好氣又好笑：「管它實心空心，妳倒是說說看，為什麼與我們有關？」

杏娃說：「第一，你們沒來時它也沒來；第二，你們在這裡，它也在這裡；第三，你們不看，它就搖給你們看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胡說！胡說！我談的是『象數』。」

杏娃說：「它不是象，也不是樹，不是鯨，也不是魚。我們射覆的結果，它是一個引人注意的標的物！」

文祥一想，說：「杏娃說的不無道理！那位堡主也在此地，他未必能找到東西，再若發現我們逃脫了，當然要迫使我們出面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就算要我們出面，怎麼會用這種方法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你說還有什麼方法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再用大挪移呀！他們不是用過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他要是知道我們在哪裡，就不用引蛇出洞了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當局不會容許他們作鬼作怪的！」

文祥說：「杏娃在這裡，你問她，看她能怎樣？」

杏娃說：「根據法律，它沒有危害任何人，我們不能干預！」

左非右說：「可是這樣未必就能找到我們呀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怎麼知道這是他們的第幾個方法了？他們只要用當局不能管，又好像會危及民眾的手段，當然就是我們的責任了！不然是要我們這些特遣隊做什麼？」

左非右還是不服，說：「本地總有特遣隊吧，還輪不到我們呢！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，特遣隊員時有增減，人數不定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巴西這麼大，總不可能一個都沒有吧？」
杏娃說：「特遣隊員都是自願的，巴西沒有人自願，叫我們怎麼辦？」
左非右說：「我還是不相信，他們怎麼知道我們是特遣隊的呢？」
文祥說：「你想想，普通人誰有這種能量？」
左非右說：「就算是吧，我們也可能撒手不管呀！」
衣紅激他說：「你被困了那麼久，總想出口氣吧？」
左非右面不改色：「我不覺得有這個必要。」
文祥說：「人就是人，總有人想出氣的！你問問風兄。」
風不懼平淡地說：「別問我，我沒氣。」
文祥說：「就算我們都不想出氣，可是他們總要試試呀！」
衣紅暗示說：「文哥，你忘了，這裡還有一個人。」
文祥說：「誰？妳？」
衣紅搖搖頭，說：「還有呢？」
文祥不解，說：「哪有？姜森可不是特遣隊員！」
衣紅說：「我是說，特遣隊隊長！」
文祥說：「隊長？噢！妳是說杏娃？」
杏娃得意地說：「答對了，各就各位！出發出氣去！」